

对一般的生产资料实行自由购销,力求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这个举动,实际上是

但对会议精神还没下发前,徐县长已经听到耳报,说小雷家大队改变工作思路,不再投机倒把,而是如此这般。徐县长听了又是诧异:难道那糙人雷东宝又傻子撞大运先人一步跑到政策前面了?后来打听了才知道,这其中又有雷东宝常常提起的那小舅子的指点。徐县长这回改为对现在大学生的素质诧异了,回头问在大学做讲师的妻子:难道现在大学生水平这么牛?他妻子回答,那个叫宋运辉的大学生估计是比较出类拔萃的。

过一阵子,徐县长在陈平原陪同下下乡,有意孤身拐到小雷家大队,实地察看小雷家大队最近究竟搞得怎么样。进村,便看到小雷家的夏收复种工作早已收尾清场,只有晒谷场还看得到夏收的影子。问田间老农,才知是大队出资给统一翻的地。老农还自豪地说,现在大队有钱,有钱就是好办事。这一点,徐县长认同,其他经过的大队,还有人在插秧呢。徐县长还看到砖厂挖泥挖出的两片鱼塘,鱼塘周围种着果树,村里角角落落也是见缝插秧种着果树,这是他向雷东宝建议的。而今果树虽小,可绿意喜人。

徐县长又去看了砖厂,厂外就可以看到,目前的厂区已经比年前开阔好多,两眼砖窑热火朝天烧,有新购机械制砖的设备在隆隆转动,于是夏日白天也可制砖,不怕泥坯被毒日晒裂,只要上面盖上新打下的稻草织的草毯就行。

旁边就是水泥预制品厂,他没透露自己的身份,别人看到他俩的气势也不敢阻拦,任他们直进直出。徐县长看到一个戴着米黄色塑料框眼镜的大男孩在现场指挥大家用新买的葫芦吊加两根粗竹杠轻易搬运沉重的水泥楼板上拖的拖拉机,新办法实施成功,大家齐声叫好。大男孩面相稚嫩,可举止胸有成竹,发出的指令简洁清楚,却是没有一点稚嫩的样子。徐县长想,这可能就是那个雷东宝的小舅子,原来是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人。难道有点胡闹的赶清查组出村

的主意也是他出的?倒是小小年纪不可貌相。

宋运辉看到这么一个特别的人,想过去问候一下的时候,徐县长他们已经骑车走了。徐县长这回来,并不想打草惊蛇,没必要在这种无足轻重的小事上触动哪个人的神经,尤其是在调查组的事才发生一个来月的时候。他来,主要是看看他手中这杆大旗插得好不好,眼下该看的都看了,没必要惊动小雷家的任何人,也免得被小雷家的人误以为他竭力撑着他们的腰,导致他们以后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但是小雷家根本不可能像徐县长担心的那么为所欲为,作为体制外的经济实体,在严重触及到体制内单位个人的利益情况下,牵一发而动全局,体制内的实体已受触动了。既然向县里告状不行,向下面派清查组不行,而且又有新文件下来放开经营市场,老大哥就收拾不了你这小弟弟了吗?抱着给小雷家吃点苦头的心理,老大哥们开个茶话会,心往一处想,给全县收购站一条指令:兔毛凭证收购,每个大队给一定配额的兔毛收购证,超出部分不予收购,而居民户口不受限制。小雷家大队是县长兔毛养殖大户,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指令的矛头直指小雷家。

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雷家两眼砖窑一起烧,黄砖红瓦辐射到邻县邻市,当地砖瓦厂不乐意了,汇报到领导部门,领导部门从保护地方经济利益角度出发,由当地政府出面派专人在路口设卡。(30)

我和史蒂芬计算自己的经济状况,最终还是雇了一个零工将最难的厨房粉刷干净。

新家焕然一新时,史蒂芬在学校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我们决定再去拜访下学校的财务主管。史蒂芬认为,我们有理由试着说服学校借钱,这样我们也好尽快给图伦波特夫人一个交代,将剩下的房款一次付清。当史蒂芬与财务主管在办公室交涉时,我与门外的主管助理克拉克闲聊起来。他在这些棘手的问题上可比财务主管通融多了。我首先跟他提到了几周前我们收到的学校财务办公室发来的退休金申请表。我质问他,为什么在明知道史蒂芬健康状况的前提下还要发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太无情了。史蒂芬在看到那些表后,无奈地摇摇头,他拒绝去计划那对于别人来说稀松平常但对他来说却遥不可及的未来。

克拉克先生并未为不体贴的做法道歉。“小姐,我只是按规矩办事。”他说,“我的任务是把退休金申请表发给每个新来的研究员,你的丈夫是新来的研究员,那么他就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得到学校的退休金。他只要签个字就可以了。”他或许看穿了我的想什么,又补充了一句:“这项退休金申请不需要任何医学测试,对申请人也没有健康状况要求。”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话,我和史蒂芬一直以来的选择性忽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认为,鉴于史蒂芬的健康状况,退休金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实际的。现在,我知道我们只需要签名,然后就可以得到之前从未想过的保障。不仅如此,签字还能让我们得到一份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开源节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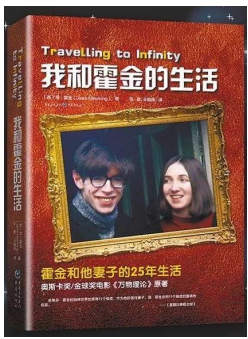
经过一下午的努力,史蒂芬说服了财务主管派一名代理去检查我们的房子,以便校方决定是否贷款给我们。接下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学校的房产经纪人按要求到我们家检查房屋。检查的过程中,他一言不发,表情严肃,我们心中的希望也随着他毫无笑容的脸色越来越小。等他检查完毕并

向我们陈述他的调查结果时,我心中残存的希望也灰飞烟灭了。他质问我,难道没有看见房屋的后半部分都在坍塌吗?此外,三楼的阁楼火灾隐患非常突出。在他看来,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购买一栋有200年历史的老房子。理所当然地,他绝不会推荐学校给这栋房子提供住房贷款。史蒂芬对于这没有远见的裁定怒火中烧,但无论他在财务主管的办公室如何吵闹,财务主管还是毅然听从了校方房产经纪人的意见。

申请学校住房贷款的失败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我们难以支付房子的全部房款,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节约。

于是乎,我们家逐渐形成了一套开源节流的系统:史蒂芬通过做研究、教书、论文比赛赚钱,而我从付账单到日常开销都尽可能地能省就省。我学会了从日常购物中尽可能地挑选实惠产品,并逐渐在这方面成为了专家。从森宝利市场能够用1先令6便士的价格买到可口的培根;鹅肝要选波尔特勒家的,又有营养又便宜;在市集上总能找到最便宜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当地的肉店总愿意用最低的价格卖肉给我——无论是猪脚还是羊肩肉从不会超过5先令。

史蒂芬在这段时间找到一个既能赚钱又能提升自己能力的好差事。他之前一直想去牛津大学学习数学,但他父亲一直坚信数学是无法提供一个好工作的学科,尽管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史蒂芬心里清楚地知道他因为不从事数学而让父亲失望透顶,为了不再把与父亲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才折中选择了物理。(23)



忽闻水下爆裂声

如果说首次下潜时发生“下不去”和“联不上”,让海试团队感到困扰,那么,后来冲击300米深度时发生的事却让海试团队后怕不已,也再次证明科学试验容不得半点侥幸。

那是2009年9月13日,南海B1海区,深潜器即将进行第16次载人下潜作业。这次下潜的主驾驶是叶聪,右舷试航员是经验丰富的、沉着冷静的于教授,左舷试航员是来自声学所的年轻工程师杨波。试验内容为:冲击300米深度、液压系统调试、航行性能测试和自动驾驶功能调试等,计划在水下停留160分钟,是海试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

“‘向九’、‘向九’,我是‘和谐’。水面检测一切正常,请求下潜!”潜水器水声电话里传来试航员叶聪的声音。“‘向九’明白,同意下潜!”随着刘峰总指挥的指令,深潜器的压载水箱开始注水。七分钟后,深潜器下潜到达50米,接着又到达100米深度。于教授看着仪表,提醒叶聪:“接地检测升高到0.7了。”“明白,时间紧迫。”叶聪向可调压舱注水,加快下潜速度,急切去亲近300米深度。等到200米深度时,接地检测值降低,潜在报警消除,几位试航员松了一口气儿。看到深度表指针指向了326米,主驾驶一个漂亮的点刹。胜利拿下!叶聪后来:“接下来的试验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爽!移水银,调纵倾,前进后退,左左右右,试完定深定向,第一次在300米深度驾驶潜器以每秒1米的高速‘漂移’,要知道,咱们深潜器的最快速度也才2.5节啊!全部预订内容都被提前完成。这时候,于老师觉得可以上浮了,我意犹未尽,估计他也一样。杨波摘下耳麦,抬头看了看我们。我说:要不下去看看海底吧!心里早已蠢蠢欲动了,其实潜台词是‘去坐底’。得到

水面允许后,我们打开所有灯光,三个人紧贴观察窗,“看到没有?”“离底4米”“我看见了!”白光一闪,一片银白色的沙滩展现在面前。没有想象的滚滚浓烟,看来底子比较硬,是一个坐底的好地方。潜水器在沙滩低速前行,整个过程被摄像机记录得很清楚。航速较慢,我轻轻一打下潜,深潜器稳稳坐在海底。当时真是兴奋……

然而,就在他们沉浸在巨大的喜悦里返航时,一个危险的隐患正在一步步逼近。当他们按指挥部指令,抛载上浮,升到距离海面不足20米时,一直密切观察窗外的于教授听到“咚”的一声响,像是一个爆竹炸响,又像是一瓶香檳碎裂,一股白烟从潜水器前飘过……

“啊?怎么啦?什么爆炸了?”深潜器内的三名试航员立时瞪圆了眼睛,面面相觑,不知下一刻会出现什么状况。如果真的在水下发生了爆炸事故,那将是灭顶之灾!

对于舱内的人来说,此刻一点劲儿使不上,只能静候观察,听天由命。从这个角度来说,潜航员确实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好在故障没有进一步扩大,潜水器还是继续平稳地上升、上升。终于,他们安全回收回母船甲板上,出舱时,尽管杨波晕得不行,可毕竟是首次成功下潜300米,并且超额完成试验任务,他强打着精神,跟于教授、叶聪们展开鲜红的国旗,与大家一起庆祝新的深潜纪录诞生!

成绩不能掩盖问题。祝贺仪式结束后,于教授立即向指挥部汇报:一声爆炸异响,一股可疑白烟。潜航部门负责人崔维成、胡震等人马上组织人员检测、排查。当他们一层层打开主蓄电单箱时,发现保护罩爆裂,内部全是气体,单向阀已经开启,一只电池发生了爆炸!大家不由倒抽一口凉气:幸亏爆炸发生在上浮阶段,如果发生在深海,后果不堪设想。

配电系统主蓄电单箱是深潜器的唯一动力来源。推进器、海水泵、水下灯、液压泵及机械手等等子系统全都依靠它提供电能。由于受体积和重量约束,深潜器设计时选用了能量密度大、抗压能力强的银锌电池。不过,有利必有弊,银锌电池的寿命较短,一旦启动只有一年使用期限。2008年春天,潜水器准备出海试验,702所技术人员启动了银锌电池。不料,临出发前突然叫停,直到一年后才真正出航。按说,应该更换新电池。

1901年以后,出现了一个“京城之春”,圣旨又一次如雪片般飞舞起来。这一次,是太后夺过儿皇帝手中曾挥动的“维新”大旗,躬亲正位主持变法。居于侧位的皇上又开了口,但圣旨开头必加上几个字:“上谕朕钦奉”。

大清的圣旨常常文采极佳,遣词造句,推敲备至。其中“通谕”《九年筹备立宪逐年推行事宜谕》真是一篇关于形势与任务教育的宣讲范文,问题与办法都罗列得淋漓尽致。当前国家正在走下坡路,各种麻烦不断找上门来,此时中央和地方各界如果还不能同心一意,那这国可就玩完啦。所以要整肃纲纪,保持治安,当官的和老百姓要互相理解,互相监督,以促进进步。那往前走的具体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搞出一部宪法,设立一个议院,然后开始选举。这个办法怎样就对国家百姓有好处呢?这个嘛,圣旨没说。它只是说了这办法最终得以实施,官民都要听从朕的公开讲话,要遵守现行的制度,不得突破权力的红线。后面一大长段,就是授意官员们要怎样做事,朝廷如何执法惩儆。对不听号令的行为、不作为的风气,一旦纠察外省,绝不轻恕。

“通谕”开篇提到的两个人物,家姓均为爱新觉罗,都是慈禧小圈子里的头面王公。奕劻就是那位世人皆知的庆亲王,他是乾隆皇帝的曾孙,清末实权人物,官至军机大臣,皇族内阁时的总理大臣。溥伦的祖爷爷一代代往上推,也是乾隆爷,根正苗“黄”。当年三十出头的他,访过美、访过欧,见过大世面,钦命做了资政院的总裁。根据太后的旨意,这两位王公大臣主持撰写了一系列改革文件,1908年上半年递上去,御笔蘸着红墨画个朱批,于是纷纷一阵流星雨,宪法、议院、选举,字字见光,闪



耀划过清末夜幕笼罩的天空。

搞“逐年推行事宜”,朝廷依靠两个重要机构,圣旨里都提到了。一个是进行战略研究的宪政编查馆,另一个是未来资政院的筹备组。后者1910年才设立,推出了第一批会议员,是宪制体系中最权威的立法机构。舆图印制的时候,朝廷可能正在为即将问世的资政院选择办公地点,但最后的选择却有点不可思议。它没有巴结皇城,而是跑到了原宣武区的象来街,一片既不贵也不富的地区。旧日紫禁城里圈养的御象,到了季节就会去象来街洗澡,大约在《最新舆图》上长椿寺的附近。看着那里周边凌乱的街道与民房,只有寺与庙的地名,就知道这个政改机构的选址、门脸不会太提气。此街民国后曾改名叫“国会街”,名头大得不得了,还盖起来一座小楼,不过没几年就门可罗雀了。

光绪皇帝容貌俊秀清癯,看上去是那样的和颜悦色,又成竹在胸。如果当年有电视台,“通谕”就是披上龙袍的皇上,坐在镜头前,亲自向全国臣民宣旨。有几句话,皇上说的,容易让老百姓听明白,就是要本谕旨和立宪准备的清单,盖上御宝,悬挂于各级地方衙门机构的堂前,大人们要秉公认真逐步推行,人民应当自行做点训练,学习自治教育。设想当年政改果真大功告成,皇帝的声音一定会响彻神州。带着通谕圣旨的《最新舆图》,不但会红极一时,流芳后世,今日也会在拍卖师的木槌下,叫出令人咂舌的身价。

有人说,朝廷从来没有真心诚意想过让权,君主立宪不过是在地图上的逛街,手指滑得挺远,脚底下其实没动地方

有人说,老太后和年轻皇帝于1908年11月先后辞世,中断了艰难起步的改制;也有人说,别看那么多圣旨,其实都是装样子,朝廷从来没有真心诚意想过让权。君主立宪不过是在地图上的逛街,手指滑得挺远,脚底下其实没动地方。

我的感觉是,“逐年推行”不成功的关键,是这场“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的议院之议,只是采了列邦的纸上条文,根本不可能动摇国本,就算皇上真心诚意,也不具备一星半点成功的影子。要想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他们必须是势均力敌的对手。炮火中激战的双方,为什么终于走向了谈判桌?(24)